

岁时记

## 又闻桂花香

□ 丁够生

秋风起，又闻桂花香。

傍晚，沿着小区走了短短一程，那香气便不由分说地扑鼻而来。我停下脚步，闭上眼，任由这熟悉的气味将我包裹。时光闸门，就在这一瞬间，被这沁人心脾的香，轰然冲开。

我的童年，是浸在这样一种香气里的。村头那棵老桂花树，谁也不晓得它究竟活了多少岁，枝叶葱葱郁郁地撑开，像一把擎天的碧绿巨伞。夏日里，它投下的一地阴凉，便是我们最好的嬉戏场。入了秋，那便是它的主场了。细细碎碎的金色小花，那醉人的香气，像是一种来自天地间的、最纯粹的甘甜，夜以继日地流淌着，将整个村子都泡得酥软、安详。

初二那年，教语文的邓惠珍老师病了，咳得厉害，夜里总睡不着。老师中给她开了个方子，里面有一味药，便是桂花树皮，要向阳那一面的。但一下子难寻这味药，我获知后，心里便有了数。

邓老师是从城里来的，说话温温柔柔，眼睛又大又亮，仿佛会说话，我们都很喜欢听她讲课。她教我们念“桂花浮玉，正月满街”，我们虽不懂，却觉得由她念出来，真是好极了。

放学后，我几乎是跑着冲到村头的。仰头望着那粗壮的树干，心里却犯了难。不怎敢爬树的我，也不知哪来的勇气，带上柴刀抱着树干便往上爬。树皮粗糙，磨得手心生疼，膝盖也火辣辣的，可一想到邓老师苍白的脸，便什么也顾不上了。好不容易爬到分枝处，寻到那块被太阳晒得发白的树皮，我用刀小心翼翼地划着，剥下一小块。那树皮内里是湿润的，带着一股清冽的、近乎苦味的草木气息，与桂花的甜香混在一起，散发一种奇特的、令人心安的味道。

我将那树皮用塑料袋包好，像捧着什么稀世珍宝，轻轻地放到邓老师的手上。她拿起那包树皮，望了望，又低头闻了闻，便笑了，眼角亮晶晶的，像是噙着泪。那一刻，整个秋天的风，仿佛都是暖的。那药的效力究竟如何，我已记不清了，只记得后来邓老师的咳嗽果然好了。这个故事，高中时代我曾写过，以《桂花飘香的时节》发表在《中学时代》，那是我第一次在全国性的知名杂志发表文章，当我再一次想起，仿佛一切还在昨天——邓老师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您一切还好吗？

然而，这棵慈祥的老树，也见证过我父亲最狼狈、最艰辛的时刻。听母亲说，有一年秋天的傍晚，父亲赶着牛车，载着满满一板车刚从田里收上来的稻谷，走在这条老桂花树下的土路上。父亲不停地吆喝着老牛，紧紧跟在车旁。许是车辙太深，许是车轮碰到了石头，行至桂花树下时，车身猛地一歪，竟整个儿翻了！一袋袋稻谷翻下牛车，撒了一地，父亲也被沉重的车轭压住了腿。

直到今天我还可以想象出父亲因痛苦而扭曲的脸，幸亏路过的村民及时帮他推开压在腿上的重物，并送到医院救治。后来，父亲的腿伤养好了，但落下了阴雨天便酸痛毛病，可他从不在我们面前哼一声。他和母亲，就像两头不知疲倦的老牛，拉着我们这个家，在土地上艰难前行。我和哥哥的学费，那一张张浸着汗水的钞票，便是从这土地里，从他们日渐佝偻的身躯里，一分一分地挤压出来的。那辆翻倒的牛车，父亲那张强忍疼痛的脸，成了我最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我和哥哥总算没有辜负那辆翻倒的牛车，先后考上了大学。今年秋天，我又一次走到老桂花树下，抚摸着它粗糙的树皮。花香依旧，我却品出了不同的滋味。它既有邓老师给予的知识的甘甜，更有父亲汗水里的生活的咸涩。

父亲是在十三年前的那个春天，被食盗鸟带走的。他走前，已消瘦得脱了形，连喝水都成了煎熬。他走后，我一度有些怕闻桂花香。总觉得那香气里，藏着一根看不见的刺，一闻到，心就猛地一缩，那翻倒的牛车记忆，便清晰地浮现出来。

直到这些年，我自己也上了年纪，方才渐渐释然。生命不就是这样传递吗？邓老师将知识与温柔传递给我们，父亲将坚韧与责任传递给我们。他们终将老去，如秋日的桂花，终会凋零。但那味香，却沉淀了下来，融入我们的血脉。

我又一次深深地呼吸。今夜，这弥漫天地间的香气，温柔地包裹着我，也包裹着每一个像我一样在尘世里奔走的孩子。

闲话铺

## 高叔闲不住

□ 熊晓原

国庆节前几天，高叔打来电话问，小熊，国庆长假有时间山里靠(玩)么？我说，这几天您家开办的民宿肯定忙得很，我就不凑热闹了。他用不容推辞的语气说，那就国庆后找个礼拜来！我说，我不但会来，还要带一群文朋诗友来采风呢。他立时高兴了，连连说“欢迎欢迎”！

高叔名叫高海龙，今年74岁，与我岳父年纪相仿。他中等身材，身板硬实，走路生风。巧合的是，他和我岳父当年还是高中同班同学，在那个年代算是有文化的“秀才”。1969年，村里小学师资缺乏，高叔被推选为民办教师。后来，又被乡里抽到海南岛开展杂交水稻育种。尔后，乡里又推荐他做了村干部，在村支书的岗位上干了一千就是16年。高叔有时感叹命运弄人——如果一直做着教师，说不定早转好了，退休金可丰厚呢。我劝慰他，您现在身体好就是最大的本钱最好的回报。他笑着连声说“是是是”。

高叔的家风家教令人敬重。夫妻俩勤俭持家、相敬如宾，三个孩子都是高学历，其中两个儿子均在

大学当教授；小女儿通过努力考上了当地乡政府的公务员——他们家堪称十里八村人人称羡的模范家庭。

后来，高叔卸任村支书。此后的五六年里，他与高婶应晚辈们之邀马不停蹄奔波于福州、南昌和高三三地，帮衬儿女，辛苦并快乐着。高叔的孙辈们也都非常优秀，其中最出色者是他的外孙乔子，于2023年考上清华大学硕博连读。

我与高叔相识很早。1995年，我毕业分配在地处赣西九岭山脉腹地的高安市华林山乡政府工作，第三年便主动“投笔从农”申请到高叔所在的东溪村蹲点。很多个夜晚，我就借住在时任村支书的高叔家。因此，我与高叔算得上“资深”忘年交。

高叔所在的东溪村地处高安与奉新两县(市)交界处，有优越的自然人文景观，前来打卡者络绎不绝，当地很多人家也纷纷开起民宿。2014年，高叔借用当地历史上远近闻名的私家书院“潜园”之名，在祖屋旁新建了一幢洋房，也开起民宿。次年国庆期间，我便邀约20多位同学，相聚在高叔家，玩得开心、吃得舒心。

自此，高叔像上了发条一样忙开了：他与高婶辛勤种菜、养鸡养鸭，诚信经营，用城里人最向往的农家美味招待四面八方的游客并结缘，朋友圈日益扩大。偶尔有外籍游客慕名前来，他乐不可支地把与外宾的合影第一时间发给我分享，欣喜与自豪之情溢于言表。

高叔告诉我，高叔真是闲不住，作为一名老党员，他多年来还一直担任村里的义务护林员。他仗义执言，不徇私情，震慑偷盗木材毛竹和偷猎野生动物者，为守护村里良好的自然生态默默地奉献着。

我对高叔的“闲不住”深有体会。近年来，高叔迷上写作，他饶有兴致地采集、整理流传民间的神话传说、红色故事，通过各种途径转变成受众喜爱的图文。高叔还经常把在稿纸或手机上写好的精彩故事或人生感悟发我，让我推荐给各级媒体，我乐意为之。

前几天，高叔投给本市的两篇征文双双获得优秀奖，他快活得合不拢嘴……他说，他还要继续写，把家乡的美传得更远！



拾味集

## 新米滋味长

□ 陈梓岩

在秋天，遇新米上市，总要买上几斤，捧在手里，心里便踏实。

这米刚从机子里出来，还温温的。摊在竹匾里，白得温润，不是那种僵僵的白。仔细瞧，每粒米腰上都有个浅黄的斑点，像小雏鸡的喙。阳光斜斜地照过来，米粒边缘透亮，仿佛还凝着夜里的露水，蓄着前响的阳光。

这哪里是米，分明是土地里酿出的玉。

这“玉”的来历，我是知道的。

小时候随外婆下田，五六月的水田，秧苗绿得泼辣。外婆赤脚踩进去，泥浆便温柔地裹住她的脚踝。她弯腰拔草，背弓着，汗珠子沿着深深的脊沟往下淌，“嗒”的一声落在水里，轻得几乎听不见。

后来读《诗经》，“丰年多黍多稌”，眼前便不由浮起外婆劳作时弓着的背。古诗云，“粒粒皆辛苦”，这“辛苦”二字，说起来也太轻易了。追溯米的前世，它不单是腰酸背痛，更是人与天商量着过日子，一场场如其来的冰雹、几天不休的干热风，都能让这商量落空。所以古人惜字如金，农人惜米如命，惜的都是这份不容易。

现在很多的米，打得干干净净，外表也白白净净的，装在真空袋里，米香便渐渐地淡了。我们离泥土远了，离那种带着水汽的绿、混着汗味的黑也远了。食堂的泔水桶、宴席的剩饭、外卖盒里那半碗米饭，丢的不只是粮食，是种人念想中的风调雨顺，也是他们弯腰种地的身影。

其实惜粮不必大道理。在秋天，买上散发着香气的新米，淘米时，指尖能感到米的坚实；煮饭时，蒸汽顶着锅盖“噗噗”地响，吃饭时，慢慢嚼，嚼出阳光的味道，一种叫“收获”的踏实感便足以抚平很多慌急的心。记得我外婆熬的新米粥最好，文火慢炖，米油凝成一层薄膜。她常说：“喝碗粥，肚里有底，心里不慌。”真是这样，粥下肚，整个人都稳当了。

前些日子去乡下，看见乡人在夕阳里扬谷。金黄的谷粒在空中散开，又落下，沙沙地响。那声音沉稳得很，像是大地在吐纳。

夜深了，村里如今也是灯火通明。可再亮的电灯，也远不如田里的月光。那一片片静静的稻田，才是人间的根本。我们走得再远，飞得再高，终究要回到这一碗米饭上来。

饭香飘起来时，是土地在说话。我们把碗吃得干干净净，便是最好的应答。



第13期

樟树下

电话：0791-86849235  
本版邮箱：32028011@qq.com



烟火帖

## 喝早酒

□ 李小平

我有次在湖北松滋喝了顿早酒，不小心发了朋友圈，可算是捅了马蜂窝，几个监利的老朋友电话立马“追杀”过来，嗓门儿亮得跟开了扩音器似的：“李哥！跑松滋(去)喝早酒？那都是我们监利‘玩’剩下的！你来，让你见识啥么子(什么)叫正宗！”

好家伙，这邀请硬硬霸气，惹得我心痒痒的。回头还真翻了翻资料，嘿，监利的早酒果然不是吹的，在明清那会儿就跟着长江码头一起“发家”了，县志上白纸黑字写着“卯时酒肆已沸”，那是纤夫们上工前的“号子酒”。这说法，瞬间让我觉得上次在松滋喝的只能算“学前班体验”。

正琢磨着啥时候去体验一下，机会它自己就拍着翅膀来了。潜江的武哥来电话说是来请我吃“今年最后一批收笼虾”，这名头，听着就透着一股子压轴登场的金贵。

到了潜江武哥家，长沙的兄弟西哥也带人赶到了，一屋子人吹牛打雀，茶水灌了个饱。武哥大手一挥：“走，吃饭去！”

到了地方一看，我滴乖乖！这哪是吃饭？分明是给龙虾开了个会！一桌十二个人，除了几个潜江本地的硬菜像甲鱼、江鳊、藕夹什么的在那儿当“配角”，其他的，全是虾！清蒸的、蒜蓉的、油焖的、卤水的……二十多盘，摆得跟龙门阵似的。

我这人，对虾感情一般。可那帮兄弟，特别是长沙西哥，直接开启了“埋头苦干”模式。只见他十指翻飞，面前的龙虾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堆起，最后竟跟他坐着的身高差不多！他还振振有词：“来潜江不吃虾，那是白瞎！再啃虾钳？那是侮辱潜江！”得，他倒是过足了瘾，可叹那条三斤多的江鳊，几乎全进了我一个人的肚子。散席时，桌上的“龙虾虾将”还剩一大半，武哥豪气地一摆手，送我们回了宾馆，还叮嘱明早九点来接我们吃现炒炒子粉。

我连连摆手，像桌子上推开酒瓶一样：“可别！明几个一早五点半，我们就闪人！”

“这么早？去哪儿？”

我神秘一笑：“去监利，喝早酒，圆我的早酒梦！”

第二天天没亮，我俩就奔上了高速。潜江到监利，个把小时车程，六点半，我们准时摸到了监利朋友推荐的早酒店。这次我没敢声张，拍一吱声就被热情的监利老友们“扣下”，今天就回不了家了。

原以为我们算是早起的鸟儿，到那一看，好家伙，人行道上十几张小矮桌坐得满满当当，居然还要排队！这阵仗，比过年的菜场还火爆。排队时，我溜到厨房点了菜：卤猪肠、柴鱼、豆腐丸子、牛腩。店里菜式不算花哨，透着股实在。那柴鱼和黄鳝都是现杀，老师傅手起刀落，利索得很。卤好的猪肠、牛腩油光锃亮，看着就让人口水直咽。

等菜端上来，我傻眼了。卤菜没问题，可那柴鱼，血淋淋的，分明是生的！这大清早的，让我学野人吃刺身？

正当我犯嘀咕时，一位大姐端着几个小瓷盘，“啪”一下铺在桌上。接着，她变戏法似的掏出一瓶红色液体酒精，往瓷盘里倒了半盘，然后把装着蘸料的小土碗坐上去，掏出点火枪——“嗤”！一簇蓝色火焰瞬间蹿起，包裹着那个小土碗。

我心头一紧，下意识往后一躲，赶紧拉住大姐：“姐，这碗不会烧炸了吧？”

大姐哈哈一笑说：“放心吃！我们都烧了几十年了！”

我这才将信将疑地坐稳。看着那蓝色火焰舔着碗底，里面的蘸料咕嘟咕嘟地开始冒泡，一股混合着辛辣与酱香的浓郁气味弥漫开来。我们学着旁边桌的老饕，夹起生柴鱼片、卤肥肠，在沸腾的蘸水里那么一涮——哟喂！那滋味，绝了！鱼片嫩滑，肥肠脆弹，裹上那热乎乎滚烫的酱汁，鲜香麻辣在嘴里一下子炸开，瞬间打通了任督二脉！

同行的朋友不习惯早上喝酒，我俩便以茶代酒，装模作样喝起来。习惯了早上喝汤吃面的肠胃，面对这一大早的全荤宴，到底还是有点扛不住。赶紧又加了份素面，浇上那煮啥都香的灵魂汤底，稀里呼噜下肚，这才算是圆满。

酒足饭饱，拍拍肚皮，摸出手机咔嚓几张，算是到此一游的凭证。

得，这趟监利早酒，总算喝进肚了。江湖传说，果然不一般！



## 老妈的账单

□ 木鱼

闲来无事，整理书房，从犄角旮旯里，翻出一只旧皮包。老家拆迁时，很多零碎的旧东西没舍得扔，便一股脑儿塞进这皮包里。

皮包里有一本封面泛黄上霉、有年月的“硬面抄”本子。本子里面夹着一叠各式鞋样。曾经，这些废报纸或旧年画剪成的鞋样，都是母亲的宝贝。

叠好鞋样，我继续翻看本子。本子里的纸张已经风干发脆，掀起来哗哗啦啦响。忽然，我看到一些纸上画了“一”或者“O”的符号，“一”不直，“O”不圆，但力透纸背，像咬过切齿画出来的。看着这些密码似的符号，我的心一紧，像被捶了一下——这是母亲当年的账单。

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母亲的账单应该记于20世纪90年代初，距离现在得有三十多年了。三十多年前，父亲作为农村第一代万元户，不声不响没落了。后来，他像岸上的鱼，折腾过几次，没有成功，索性躺平。有段时间，他甚至连一块钱的香烟都抽不起了，即便如此，也不肯弯下身段放下面子找活干。而我，在学校混日子，成绩不好不坏。这个家，青黄不接，无精打采，重担全压在母亲肩头。其时，母亲刚四十出头。她养猪养羊卖菜卖粮维持家用，遇到急难事，比如害病作痛、交学费等，也向亲戚借钱救急。生活，上气不接下气的。

我们那有位姓周的泥瓦匠，脑子活，人缘好，拉起了一个包工队，给十里八乡的村民建房造屋。母亲托人说话，谋了个小工的活计。小工也叫壮工，顾名思义，得身体壮实，有力有劲，主要给瓦工(大工)打下手，拎灰桶、挑砖头、抬楼板、拌砂浆等，没有技术含量，是工地上最辛苦的工作。每一份气力都标注好价格，一天12元。

做小工，苦累自不必说，特别是夏天，母亲早上四点不到就起来操持家务，五点前要赶到工地。一天下来，汗水浸透母亲的衣衫，一条拧不干的毛巾，搭在肩头，尘土、污渍和晒痕，贴在脸上，像一张脸谱。人又不是铁打的，有的时候，浑身酸痛，扛不住，母亲也吃止痛片。

到了冬天，即使头上裹着方巾，也挡不住冷风，刀子一样刮脸。我记得，那时候，母亲的手指开裂了很多口子，深的，浅的，密密麻麻，毛毛糙糙，像一把刷子。她把橡皮膏剪成一根根细条，贴在裂口上，缓解疼痛。晚上，母亲打一盆温热的水，把干裂的手泡在里面，慢慢地，手像一朵枯萎的花，复活、饱满、红润起来。

幸得母亲体力强壮，踏实又肯干，不磨洋工不要滑，包工头和工人都认可。就像以前，在生产队做工，无论是割稻收麦，插秧挑耙子，母亲是样样不落，行行争第一。

忙碌了一天，临睡前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母亲坐在床头，从席边掏出“硬面抄”，拿出铅笔，狠狠地画上一个“一”或者“O”——母亲没有上过学，不识字，用笔不知轻重，她认为必须和做工一样用力，才能刻下这个符号——“一”代表今天做了半天工，“O”代表做满一天。

“半天，一天，一天……”每到月底，母亲总要盘盘账，给自己结个工，她掐着指头数，翻来覆去地数。有时，倘若当包工头那预支个三百两百的，她都用铅笔涂去相应的“一”和“O”。

有一年，临近春节，包工头照例要盘账付工资，母亲揣着一沓钞票回来了。“我总觉得不对头，去前，我算好账的，怎么就少付我一天半的工钱呢？”坐在床前，母亲把“一”和“O”从头至尾又数了一遍。“还真少了一天半工钱。”母亲喃喃自语，算了，明年还要做的。

多年之后，我拿着从旧皮包里翻出的“硬面抄”，掀开，指着“一”和“O”这些密码似的符号，问母亲：“妈，这是什么啊？”母亲抓着本子，离得远远地，眯起眼睛：“啊呀，这是我以前做小工记的账呀，还留着啊？”

“当然得留着。现在，这可成了我的账单啦。”我回答。



## 侯爷爷酒馆

□ 侯凤文

梅杏村侯家湾有家酒馆，它所在的一条深巷终年都透着酒香。

寻着酒香走，进巷是一条小路，来喝酒的人越走越多，渐渐汇成了如织人流。但不管来了多少酒客，酒馆老板侯爷爷把他们当成亲人来招待；老板娘侯婆婆围着干净的围裙，慈眉善目，让酒馆显得干净又温暖。

来酒馆的人通常会要一碗水酒，水酒是白瓷青花碗，水酒是青绿色，所以人们称赞这水酒青花秀绿。每位喝酒人会要一小碟盐酥黄豆下酒。盐酥黄豆上有一个个小白点，看着就香。盐酥黄豆不多，二三十粒，下一碗水酒刚好。人们总是喝完最后一口水酒，吃完最后一粒黄豆，吃得满嘴的豆香酒香，脸上红扑扑地起身，去圩上做买卖。圩上买东西的人都知道侯爷爷的酒客做生意诚实爽快，都愿意买他们的东西。酒客也实在，价钱格外公道：自己土地里种出来的东西不值钱也要卖掉，不能让它们烂在地里。于是梅杏村早圩上便有了热闹的市场——怪不得老人常说，没有好酒馆的圩场走不远，这是有道理的。

也有在早圩上卖完特产，再来侯爷爷酒馆喝酒的。他们有时间慢慢说闲话，还喜欢听侯爷爷聊天讲古：“打人一拳，一夜无眠；受人一拳的倒一夜安眠。”“有的人强迫自己去做一些错事，可能是生活所迫，这类人我们应该原谅他。”大伙儿听了都觉得有道理。酒客中也有话桑麻的，还有说媒牵红线的。有人说，儿子都二十五岁了，这在从前是比大龄青年，还没娶亲，每当看到别的人牵着孙子逛圩就羡慕，旁桌就有人接话，他有一个外甥女，想找父母忠厚老实、对后代亲，小伙勤劳、善良的人家。因为是酒店的老客，谁的为人早知晓，不久，就听到有酒客说，这小伙和这姑娘成了。在山里造十座桥，不如牵线促成一桩婚姻，侯爷爷酒馆又做了一件善事。

山里一到九月下旬便生秋寒，下着绵绵的冷雨，屋檐下滴滴答答，很多来梅杏村赶圩卖农产品的人，走了十几里的山路，虽然头上戴了大斗笠，但雨丝被寒风吹斜，仍淋了一身湿。侯爷爷酒馆大灶里从早到晚烧着火温酒，柴烧过了，就落下了一灶鲜红的火炭，侯婆婆便特意请篾匠师傅做了七八个竹篾火笼，每个火笼里铲满了红红的炭火。见来了淋湿衣服的酒客，侯婆婆便赶紧招呼：“快来烘湿衣服，莫要受寒。”炭火烘衣服，热酒暖身心，酒客就浑身暖烘烘的。

到了傍晚，侯爷爷的酒馆开始卖夜酒。提着锡壶来沽酒的是梅杏村的挑夫，二百多斤的担子压了他们一天，现在卸了担子，晚上就想喝一锡壶水酒活活消消除疲。侯爷爷知道这些卖气力的人酒量大，给他们沽酒会分外多一点。若是冬天，他们会到侯爷爷说：“壶酒遍体热，尺布遮何处，有钱买酒喝，不用添衣服。”主客双方都和善地笑。

到了腊月，山村很多人家要酿米酒办婚宴，这时，他们会专程来请侯爷爷去教家中婆娘酿酒，不是她们不会酿酒，而是酿不出侯爷爷家酒的味道。侯爷爷教她们，用隔年的老糯谷在土堆碾出糙米酿酒，酿酒用的缸坛要用热水洗两遍，酿酒的水一定要是清澈的甘泉水。侯爷爷介绍自己的经验，说他酿酒用的是梅杏村中井每天的第一担井水，这口中井水越取越旺，仿佛能听到地下甘泉的流动声，用中井水酿酒，它会甘甜得沁米酒。侯爷爷还说，酿酒的时候，要说些赞美的话，酿出的酒酿就清甜；若说怨气话，酿出的定是酸酒。并再三说，这是他祖上传下的酿酒秘诀，酒糟是能听懂人话的……

关于侯爷爷酒馆的故事，一时还真说不完，可惜现在在这家酒馆已经不见了，只留下这么一些关于酒的故事。